明史/卷2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九十八 桑喬 謝瑜 何維柏 徐學詩 厲汝進 王宗茂 周冕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林潤 ◄

明史
卷二百十一
列傳第九十九　馬永 梁震 王效 周尚文 馬芳 何卿 沈希儀 石邦憲

► 列傳第一百 俞大猷 戚繼光 劉顯 李錫 張元勳

馬永 梁震 附:祝雄 王效 附:劉文 周尚文附:趙國忠 馬芳子:林 孫:炯 爌 颱 何卿 沈希儀 石邦憲

○馬永梁震〈（祝雄）〉王效〈（劉文）〉周尚文〈（趙國忠）〉馬芳〈（子林孫炯爌颱）〉何卿沈希儀石邦憲

馬永

馬永，字天錫，遷安人。生而魁岸，驍果有謀。習兵法，好《左氏春秋》。嗣世職為金吾左衛指揮使。正德時，從陸完擊賊有功，進都指揮同知。江彬練兵西內，永當隸彬，稱疾避之。守備遵化，寇入馬蘭峪，參將陳乾被劾，擢永代。戰柏崖、白羊峪，皆有功。

十三年進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，鎮守薊州。盡汰諸營老弱，聽其農賈，取備直給健卒，由是永所將獨雄於諸鎮。武宗至喜峰口，欲出塞，永叩馬諫。帝註視久之，笑而止。中路擦崖當敵沖，無城堡，耕牧者輒被掠。永令人持一月糧，營崖表，版築其內。城廨如期立，乃遷軍守之。錄功，進署都督同知。

嘉靖元年，金山礦盜作亂。遣指揮康雄討平之，塞其礦。朵顏把兒孫結諸部邀賞不得，

盜邊。永迎擊洪山口，而伏兵斷其後，斬獲過當，進右都督。已，復戡其驍將，把兒孫不敢復擾邊。大同兵變，殺巡撫張文錦，命桂勇為總兵官往鎮，而議將撫之。永言：「逆賊幹紀，朝廷赦其脅從，恩至渥也，顧猶抗命。今不剿，春和北寇南牧，叛卒勾連，禍滋大。宜亟調鄰鎮兵，克期攻城，曉譬利害，懸破格之賞，令賊自相斬為功，元兇不難殄也。」乃命永督諸軍與侍郎胡瓚往。會亂平，乃還鎮。

永上書為陸完請恤典，且乞宥議禮獲罪諸臣。帝大怒，奪永官，寄祿南京後府。巡按御史丘養浩言：「永仁以恤軍，廉以律已，固邊防，卻強敵，軍民安堵，資彼長城。聞永去，遮道乞留，且攜子女欲遂逃移。夫陸完久死炎瘴，非有權勢可托。永徒感國士知，欲救區區之報。不負知己，寧負國家？祈曲賜優容，俾還鎮。」順天巡撫劉澤及給事、御史交章救之，俱被譴。永竟廢不用。永杜門讀書，清約如寒士。久之，用薦僉書南京前府。大同軍再亂，廷臣交薦。召至，已就撫，復還南京。

十四年，遼東兵變。罷總兵官劉淮，以永代之。大清堡守將徐顯誘殺泰寧衛九人。部長把當孩怒，寇邊，永擊斬之。其族屬把孫借朵顏兵報讎，復為永所卻。已，復入犯。中官王永戰敗，永坐戴罪。

遼東自軍變後，首惡雖誅，漏網者眾。悍卒無所憚，結黨叫呼，動懷不逞。廣寧卒佟伏、張鑒等乘旱饑，倡眾為亂，諸營軍憚永無應者。伏等登譙樓，鳴鼓大噪，永率家眾仰攻。千戶張斌被殺，永戰益力，盡殲之。事聞，進左都督。

永畜士百餘人，皆西北健兒，驍勇敢戰。遼東變初定，帝問將於李時。時薦永，且曰：「其家眾足用也。」帝曰：「將須文武兼，寧專恃勇乎？」時曰：「遼土新定，須有威力者鎮之。」至是，竟得其力。都御史王廷相言：「永善用兵，且廉潔，宜仍用之薊鎮，作京師藩屏。」未及調，卒。遼人為罷市。喪過蘇州，州人亦灑泣。兩鎮並立祠。

永為將，厚撫間諜，得敵人情偽，故戰輒勝。雅知人，所拔卒校，後多至大帥。尚書鄭曉稱永與梁震有古良將風。

梁震

梁震，新野人。襲榆林衛指揮使。嘉靖七年進署都指揮僉事，協守寧夏興武營。尋充延綏遊擊將軍。廉勇，好讀兵書，善訓士，力挽強命中，數先登。擢延綏副總兵。與總兵

官王效卻敵鎮遠關，進都督僉事。

吉囊、俺答犯延綏，震敗之黃甫川。尋犯響水、波羅，參將任傑大敗之。吉囊復以十萬騎入寇，震大破之幹溝，獲首功百餘。先後被獎賚。已，增俸一等。幹溝凡三十里，當敵沖。震浚使深廣，築土墻其上，寇不復輕犯。

十四年進都督同知，充陝西總兵官。尋論黃甫川功，進右都督。明年移鎮大同。大同亂兵連殺巡撫張文錦、總兵官李瑾。繼瑾者魯綱，威不振，兵益驕，文武大吏不敢要束。廷議以為憂，移震往。震素畜健兒五百人，至則下令軍中，申約束。鎮兵素憚震，由是帖服。寇入犯，震破之牛心山，斬級百餘。寇慎，駐近邊伺隙。時車駕祀山陵，震伏將士於諸路。寇果入，大破之宣寧灣，又破之紅崖兒，斬獲甚眾。進左都督，蔭一子百戶。震父棟，前陣亡。震辭蔭子，乞父祭葬，帝喜而許之。毛伯溫督師，與震修鎮邊諸堡，不數月工成。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賜其家銀幣，加贈太保，謚武壯。

震有機略，號令明審。前後百十戰，未嘗少挫。時率健兒出塞劫敵營，或議其啟釁。震曰：「凡啟釁者，謂寇不擾邊，我橫挑邀功也。今數深入，乃不思一挫之耶？」震歿，健兒無所歸。守臣以聞，編之伍，邊將猶頗得其力。

附 祝雄

代震者遼東祝雄，起家世蔭。歷都督僉事。自山西副總兵遷鎮大同。被劾解職，起鎮薊州。善撫士，治軍肅。寇入塞，率子弟為士卒先。子少卻，行法不貸。世宗書其名禦屏。為將三十年，布袍氈笠，不異卒伍。既歿，遺貲僅供殮具。薊人祠祀之。

王效

王效，延綏人。讀書能文辭，嫻韜略。騎射絕人，中武會試。嘉靖中，累官都指揮僉事，充延綏右參將。出神木塞，搗寇雙乃山，斬獲多。尋擢延綏副總兵。十一年冬，進署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，代周尚文鎮寧夏。吉囊犯鎮遠關，效與梁震敗之柳門。追北蜂窩山，蹙溺之河，斬首百四十有奇。璽書獎賚。

吉囊十萬騎復窺花馬池，效、震拒之不得入，轉犯幹溝。震分兵擊，遂趨固原。總兵官劉文力戰，寇趨青山峴，大掠安定、會寧。效方敗別部於鼠湖，追至沙湖，疾移師往援，

破之安定，再破之靈州，先後斬首百五十餘級。總制三邊尚書唐龍以大捷聞，而巡按御史奏諸將失事罪。給事中戚賢往勘，奏：「安、會二縣多殺掠，文當罪。然麾下卒僅八千，倍道蒙險，攖八九萬方張之寇，殊死戰，宜以功贖。震幹溝，效鼠湖、沙湖、安定、靈州之戰，以孤軍八百，當寇萬餘，功俱足錄。龍亦善調度。」詔文奪職，震、效賚銀幣，龍一子入監。是役也功多，執政尼之，故賞薄。御史周鈇以為言，龍、效、震各加一級，效進都督同知。尋以清水營功，進右都督。寇以輕騎犯寧夏，效伏兵打鎧口，俟其半入橫擊，敗之，而防河卒復以戰艘邀斬其奔渡者。捷聞，進左都督。寇憤，設伏誘敗之，貶右都督。十六年移鎮宣府。逾年卒，謚武襄。

效言行謹飭，用兵兼謀勇，威名著西陲。與馬永、梁震、周尚文並為名將。

附 劉文

劉文者，陽和衛人。襲指揮同知。屢遷署都督僉事，涼州右副總兵。嘉靖八年以總兵官鎮陝西。大破洮、岷叛番若籠、板爾諸族，斬首三百六十有奇。十一年，寇西掠還，將犯寧夏河東，文擊破之。積前功，進都督同知。後落職，起鎮延綏，改甘肅。卒，亦謚武襄。

周尚文

周尚文，字彥章，西安後衛人。幼讀書，粗曉大義。多謀略，精騎射。年十六，襲指揮同知。屢出塞有功，進指揮使。寘鑅反，遏黃河渡口，獲叛賊丁廣等，推掌衛事。關內回賊四起，倚南山，尚文次第平之。御史劉天和劾中貴廖堂系詔獄，事連尚文。拷掠令引天和，終不承，久之始釋。已，守備階州。計擒叛番，進署都指揮僉事，充甘肅遊擊將軍。嘉靖元年改寧夏參將。尋進都指揮同知，為涼州副總兵。御史按部莊浪，猝遇寇。尚文亟分軍擁御史，而自引麾下射之，寇乃遁。嘗追寇出塞，寇來益眾。尚文軍半至，麾下皆恐。乃從容下馬，解鞍背崖力戰，所殺傷相當。部將丁杲來援，寇始退。尚文被創甚，乃告歸。尋起故官。吉囊數踏冰入。尚文築墻百二十里，澆以水，冰滑不可上。冰泮則令力士持長竿鐵鉤，鉤殺渡者。九年，擢署都督僉事，充寧夏總兵官。王瓊築邊墻，尚文督其役。且浚渠開屯，軍民利之。寇掠西海，過寧夏，巡撫楊誌學議發兵邀。尚文不從，劾解職。久之，起山西副總兵。寇由偏頭關趨岢嵐，尚文轉戰三百里，破之，與子君佐俱傷，賚銀幣。尋以總兵官鎮延綏。寇犯紅山墩，力戰敗之，被賚。吉囊復大掠清平堡，坐奪俸。

尚文優將才，負氣桀傲，所至與文吏競。文吏又往往挫折之，以故彌不相得。巡撫賈啟劾尚文老諐，兵部請調之甘肅。帝不從，各奪其俸。巡按張光祖言兩人必不可共處，乃革尚文任，亦貶啟秩。吉囊大入，抵固原。天和時已為總督，激尚文立功。奮擊之黑水苑，殺其子號小十王者，獲首功百三十餘。乃以為都督同知。

二十一年，用薦為東官廳聽征總兵官兼僉後府事。嚴嵩為禮部尚書，子世蕃官後府都事，驕蹇。尚文面叱，將劾奏之，嵩謝得免。調世蕃治中，以避尚文，銜次骨。其秋以總兵官鎮大同，請增餉及馬。兵部言尚文陳請過當，方被詔切責，而尚文與巡撫趙錦不協，乞休，弗允，日相構。御史王三聘乞移之他鎮。廷議：大同敵沖，尚文假此避，不宜墮其奸謀。乃以錦為甘肅巡撫。吉囊數萬騎犯前衛。尚文與戰黑山，殺其子滿罕歹，追至涼城。斬獲多，進右都督。已，寇由宣府逼畿甸，出大同塞而北。尚文邀之，稍有俘獲。後寇復大舉，犯鵝鴿谷，將南下。尚文備陽和，遣騎四出邀寇。寇遁，賜敕獎勞之。

總督翁萬達議築邊墻，自宣府西陽和至大同開山口，延袤二百餘裏，以屬尚文。乃益築陽和以西至山西丫角山，凡四百餘裏，敵臺千餘。斥屯田四萬餘頃，益軍萬三千有奇。帝嘉其功，進左都督，加太子太保，永除屯稅。叛人充灼召小王子寇邊，尚文偵得其使者，加太保，蔭子錦衣世千戶。終明之世，總兵官加三公者，尚文一人而已。

初，俺答及吉囊諸子盛強，諸邊歲受其患，大同尤甚。自尚文蒞鎮，與總督萬達、巡撫詹榮規畫戰守備邊，民息肩者數年。尚文益招叛人，孤敵勢，歸者相屬。二十七年八月，俺答伏兵五堡旁，誘指揮顧相等出，圍之彌陀山。尚文急督副總兵林椿、參將呂勇、遊擊李梅及二子君佐、君仁出塞援，圍始解。相及指揮周奉，千戶呂愷、郝經等已陣歿。尚文轉戰，次野口，伏突起。殊死戰，斬其長一人。相持月餘乃引去。尚文設伏，殺其殿卒而還。尚文三子俱罪戍，至是以父功得釋。俺答數萬騎犯宣府，萬達檄尚文大破之曹家莊。錄功兼太子太傅，賜賚有加。其年卒，年七十五。

尚文清約愛士，得士死力。善用間，知敵中曲折，故戰輒有功。自二十年後，俺答頻擾邊。宿將王效、馬永、梁震皆前死，惟尚文存，威名最盛。嚴嵩父子謀傾陷。功高，帝方籍以抗強敵，讒不得入。暨卒，格恤典不予，給事中沈束以為言。嵩激帝怒，錮束詔獄。穆宗立，始贈太傅，謚武襄。

附 趙國忠

趙國忠，字伯進，錦州衛人，嗣指揮職。嘉靖八年舉武會試，進都指揮僉事，守備磁陽。擢錦義右參將。連破敵，增秩，賜金幣，進署都督僉事，為遼東總兵官。禦敵有功，斬級百七十有奇。進都督同知，賜賚逾等。敵以八百騎從鴉鵲關入。都指揮康雲戰歿，裨將三人亦死，詔國忠戴罪立功。已，坐事被劾，命白衣視事。守備張文瀚禦敵死，國忠坐解任。尋起西官廳右參將，授都督僉事，提督東官廳。俺答大舉犯宣府，總兵官趙卿不任戰，命國忠代之。至岔道，寇已為周尚文所敗，東走。國忠命參將孫勇率精卒逆擊於大滹沱，敗之。與尚文分道擊，寇盡走，以功受賚。復坐寇入，降俸二等。俺答薄京師，國忠趨入衛，壁沙河北。已，移護諸陵。寇騎至天壽山，見國忠陣紅門前，不敢入。三十一年，再鎮遼東。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，國忠禦卻之。明年入獅子口，督參將李廣等逐出塞，斬擒五十人。寇屢入榆林堡、高臺、蛤利河。先後掩擊，獲首功百五十有奇，進秩一等。尋被論罷。

國忠善戰，射穿劄，為將有威嚴。歷兩鎮，繕亭障，練士馬，邊防賴之。

馬芳

馬芳，字德馨，蔚州人。十歲為北寇所掠，使之牧。芳私以曲木為弓，剡矢射，俺答獵，虎虓其前，芳一發斃之。乃授以良弓矢、善馬，侍左右。芳陽為之用，而潛自間道亡歸。周尚文鎮大同，奇之，署為隊長。數禦寇有功，當得官，以父貧，悉受賞以養。

嘉靖二十九年秋，寇犯懷柔、順義。芳馳斬其將，授陽和衛總旗。寇嘗入威遠，伏驍騎鹽場，而以二十騎挑戰。芳知其詐，用百騎薄伏所，三分其軍銳，以次擊之。奮勇跳蕩，敵騎辟易十里，斬首凡九十級。已，復禦之新平。寇營野馬川，克日戰。芳度寇且遁，急乘之，斬級益多。眾方賀，芳遽策馬曰：「賊至矣。」趣守險，而身斷後。頃之，寇果麕至。芳戰益力，寇乃去。亡何，戰泥河，復大破之。累遷指揮僉事。以功，進都指揮僉事，充宣府遊擊將軍。復以功，超遷都督僉事，隸總督為參將。戰鎮山墩不利，奪俸。已，襲寇有功，進二秩，為右都督。尋以功進左，賜蟒袍。偏裨加左都督，自芳始也。

三十六年，遷薊鎮副總兵，分守建昌。土蠻十萬騎薄界嶺口，芳與總兵官歐陽安斬首數十，獲驍騎猛克兔等六人。寇不知芳在，芳免胄示之，驚曰：「馬太師也！」遂卻。捷聞，蔭世總旗。未幾，辛愛、把都兒大入，躪遵化、玉田。芳追戰金山寺有功，而州縣

破殘多，總督王忬以下俱獲罪，芳亦貶都督僉事。尋移守宣府。寇大入山西，芳一日夜馳五百里及之，七戰皆捷。已，復為左都督，就擢總兵官，以功進二秩。寇薄通州，芳入衛，令專護京師。寇退，再進一秩。尋與故總兵劉漢出北沙灘，搗寇巢。已，坐寇入，令戴罪。

四十五年七月，辛愛以十萬騎入西路，芳迎之馬蓮堡。堡圮，眾請塞之，不可。請登臺，亦不可。開堡四門，偃旗鼓，寂若無人。比暮，野燒燭天，囂呼達旦。芳臥，日中不起，敵騎窺者相屬，莫測所為。明日，芳蹶然起，乘城，指示眾曰：「彼軍多反顧，且走。」勒兵追擊，大破之。隆慶初，或為辛愛謀，以五萬騎犯蔚州，誘芳出，而以五萬騎襲宣府城，可得誌。芳豫伐木環城，寇至不可上，遂解去。頃之，率參將劉潭等出獨石塞外二百里，襲其帳於長水海。還至塞，追者及鞍子山。迎戰，又大敗之。蔭子千戶。

芳有膽智，諳敵情，所至先士卒。一歲數出師搗巢，或躬督戰，或遣裨將。家蓄健兒，得其死力。嘗命三十人出塞四百里，多所斬獲，寇大震。芳乃帥師至大松林，頓舊興和衛，登高四望，耀兵而還。

時大同被寇，視宣府尤甚。總督陳其學恐擾畿輔，令總兵官趙岢扼紫荊關。寇乃縱掠懷仁、山陰間，岢坐貶三秩，遂調芳與易鎮。俺答轉犯威遠幾破，會其學率胡鎮等救，而芳軍亦至，相拒十餘日，乃走。芳謂諸將曰：「大同非宣府比，與我間一墻耳。寇不時至，非大創之不可。」乃將兵出右衛，戰威寧海子，破之。其年，俺答就撫，塞上遂無事。

萬歷元年，閱視侍郎吳百朋發芳行賄事，勒閑住。已，起僉書前軍都督府。順義王要賞，聲言渝盟，復用芳鎮宣府。七年以疾乞歸。又二年卒。

芳起行伍，十餘年為大帥。戰膳房堡、朔州、登鷹巢、鴿子堂、龍門、萬全右衛、東嶺、孤山、土木、乾莊、岔道、張家堡、得勝堡、大沙灘，大小百十接，身被數十創，以少擊眾，未嘗不大捷。擒部長數十人，斬馘無算，威名震邊陲，為一時將帥冠。石州城陷，副將田世威、參將劉寶論死，芳乞寢己蔭子，贖二將罪，為御史所劾，敕戒諭。後世威復為將，遇芳薄，芳不與校，識者多之。

子 林

二子，棟、林。棟官至都督，無所見。林，由父蔭累官大同參將。萬歷二十年，順義王擯力克縶獻史、車二部長，林以制敵功，進副總兵。二十七年擢署都督僉事，為遼東總兵官。林雅好文學，能詩，工書，交遊多名士，時譽籍甚，自許亦甚高。嘗陳邊務十策，語多觸文吏，寢不行。稅使高淮橫恣，林力與抗。淮劾奏之，坐奪職。給事中侯先春論救，改林戍煙瘴，先春亦左遷二官。久之，遇赦免。

遼左用兵，詔林以故官從征。楊鎬之四路出師也，令林將一軍由開原出三岔口，而以遊擊竇永澄監北關軍並進。林軍至尚間崖結營浚壕，嚴斥堠自衛。及聞杜松軍敗，方移營，而大清兵已逼。乃還兵，別立營，浚壕三周，列火器壕外，更布騎兵於火器外，他士卒皆下馬，結方陣壕內。又一軍西營飛芬山。杜松軍既覆，大清兵乘銳薄林軍。見林壕內軍已與壕外合而陳，縱精騎直前沖之。林軍不能支，遂大敗。副將麻巖戰死，林僅以數騎免。死者彌山谷，血流尚間崖下，水為之赤。大清遂移兵擊飛芬山。僉事潘宗顏等一軍亦覆。北關兵聞之，遂不敢進。林既喪師，謫充為事官，俾守開原。時蒙古宰賽、煖兔許助林兵，林與結約，恃此不設備。其年六月，大清兵忽臨城。林列眾城外，分少兵登陴。大清兵設盾梯進攻，而別以精騎擊破林軍之營東門外者。軍士爭門入，遂乘勢奪門，攻城兵亦逾城入。林城外軍望見盡奔。大清兵據城邀擊，壕不得渡，悉殲之。林及副將於化龍、參將高貞、遊擊於守誌、守備何懋官等，皆死焉。尋贈都督同知，進世蔭二秩。林雖更歷邊鎮，然未經強敵，無大將才。當事以虛名用之，故敗。

孫 炯　爌　飚

林五子，燃、熠、炯、爌，飚。燃、熠，戰死尚間崖。炯，天啟中湖廣總兵官。協討貴州叛賊，從王三善至大方，數戰皆捷。已，大敗，三善自殺。炯潰歸。得疾而卒。

爌幼習兵略，天啟中為遼東遊擊。督師閣部孫承宗以其父死王事，獎用之，命代王楹守中右所。及巡撫袁崇煥更營制，以故官掌前鋒左營。數有功，屢遷至副總兵，守徐州。崇禎八年正月，賊陷鳳陽，大掠而去。爌及守備駱舉率兵入，以恢復告，遂留戍其地。八月，賊擾河南。總督朱大典命移駐潁、亳。事定，還徐州。十年，賊犯桐城，爌赴救，破之羅唱河。尋以護陵功，增秩一級。歸德、徐州間有地曰朱家廠，土寇據之，時出掠。爌剿滅之。賊犯固始，大典檄爌及遊擊張士儀等分戍霍兵西南，扼賊東下，賊遂走六安。大典又移爌等駐壽州東，兼護二陵。當是時，長、淮南北，專以陵寢為重。爌馳驅數年，幸無失事。

十二年六月擢總兵官，鎮守天津。久之，移鎮甘肅。十五年督三協副將王世寵、王加春、魯胤昌等討破叛番，斬首七百餘級，撫安三十八族而還。其冬，督師孫傳庭檄召不至，疏劾之。帝令察爌堪辦賊，許戴罪圖功，否即以賜劍從事。及爌至軍，傳庭貸其罪。已，復以逗留淫掠被劾，帝仍令載罪自效。明年秋，傳庭將出關。有傳賊自內鄉窺商、雒者，檄爌移商州扼其北犯。已而傳庭師覆，爌遂還鎮。未幾，賊陷延綏、寧夏，遂陷蘭州，渡河抵甘州還攻之。爌與巡撫林日瑞竭力固守。賊乘雪夜坎而登。士卒寒甚，不能戰，城遂陷。爌、日瑞及中軍哈維新、姚世儒皆死焉。弟颺為沔陽州同知，城陷，亦死之。爌父子兄弟並死國難。

何卿

何卿，成都衛人。有誌操，習武事。正德中，嗣世職為指揮僉事。以能，擢筠連守備。從巡撫盛應期擊斬叛賊謝文禮、文義。世宗立，論功，進署都指揮僉事，充左參將，協守松潘。

嘉靖初，芒部土舍隴政、土婦支祿等叛。卿討之，斬首二百餘級，降其眾數百人。政奔烏撒，卿檄土官安寧擒以獻。寧佯諾，而匿政不出。巡撫湯沐言狀，帝奪卿冠帶。川、貴兵合討，賊始滅，還冠帶如初。五年春擢卿副總兵，仍鎮松潘。隴氏已絕，改芒部為鎮雄府，設流官。未幾，政遺黨沙保復叛。卿偕參將魏武、參議姚汝皐等並進，斬保等賊首七人，余盡殄。錄功，武最，卿次之，賜賚有差。黑虎五砦番反，圍長安諸堡，烏都、鶉鴿諸番亦繼叛。卿皆破平之，就進都督僉事。威茂番十餘砦連兵劫軍餉，且攻茂州及長寧諸堡，要撫賞。卿與副使朱紈築茂州外城以困之。旋以計殘其眾，戰屢捷，遂攻深溝，焚其碉砦。諸番窘，請贖罪。卿責獻首惡，番不應。復分剿淺溝、渾水二砦殲之。諸番乃爭獻首惡，插血斷指耳，誓不復叛。卿乃與刻木為約，分處其曹，畫疆守，松潘路復通。巡撫潘鑒等上二人功，詔賚銀幣，進署都督同知，鎮守如故。久之，以疾致仕。

二十三年，塞上多警。召卿，以疾辭。帝怒，奪其都督，命以都指揮使詣部聽調。未幾，寇逼畿輔，命營盧溝橋。松潘副總兵李爵為巡撫丘養浩劾罷，詔以卿代。給事中許天倫言卿賄養浩劾爵，自為地。帝怒，褫卿及養浩官，令巡按冉崇禮核實。時兵事棘，翁萬達復薦卿，還其都督僉事，都東官廳軍馬。已而崇禮具言爵貪汙，「卿鎮松潘十七年，為蜀保障，軍民頌德，且貧，安所得賄？」帝意乃解。四川白草番為亂，副總兵高岡鳳被劾。兵部尚書路迎奏卿代之。卿再蒞松潘，將士鹹喜。乃會巡撫張時徹討擒渠惡數人，

俘斬九百七十有奇，克營砦四十七，毀碉房四千八百，獲馬牛器械儲積各萬計。進署都督同知。卿素有威望，為番人所憚。自威茂迄松潘、龍安夾道築墻數百里，行旌往來，無剽奪患。先後蒞鎮二十四年，軍民戴之若慈母。再以疾歸。

三十三年，倭寇海上。詔卿與沈希儀各率家眾赴蘇、松軍門。明年充副總兵，總理浙江及蘇、松海防。卿，蜀中名將，不諳海道，年已老，兵與將不習，竟不能有所為。為巡按御史周如鬥劾罷，卒。

沈希儀

沈希儀，字唐佐，貴縣人。嗣世職為奉議衛指揮使。機警有膽勇，智計過絕於人。正德十二年，調征永安。以數百人搗陳村砦，馬陷淖中，騰而上，連馘三酋，破其餘眾。進署都指揮僉事。義寧賊寇臨桂，還巢，希儀追之。巢有兩隘，賊伏兵其一，使熟瑤紿官兵入。希儀策其詐，急從別隘直抵賊巢。賊倉卒還救，遂大破之。荔浦賊八千渡江東掠，希儀率五百人駐白面砦，待其歸。砦去蛟龍、滑石兩灘各數里。希儀以滑石灘狹，雖眾可薄，蛟龍灘廣，濟則難圖，欲誘致之滑石。乃樹旗百蛟龍灘，守以羸卒，然柴以疑之。賊果趨滑石。希儀預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中。賊渡且半，乘瀧急沖之，兩岸軍噪而前，賊眾多墜水死，收所掠而還。從副總兵張祐連破臨桂、灌陽、古田賊。進署都指揮同知，掌都司事。

嘉靖五年，總督姚鏌將討田州岑猛。用希儀計，間猛婦翁歸順土酋岑璋，使圖猛，而分兵五哨進。希儀將中哨，當工堯。工堯，賊要地，聚眾守之。希儀夜遣軍三百人，緣山上，繞出其背。比明合戰，則所遣軍已立幟山巔，賊大潰敗。猛走歸順，為璋所執，田州平。希儀功最，鏌抑之，止受賚。鏌議設流官，希儀曰：「思恩以流官故，亂至今未已。田州復然，兩賊且合從起。」鏌不從。以希儀為右參將，分守思、田。希儀請還鄉治裝。以參將張經代守。甫一月，田州復叛，鏌罷歸。王守仁代，多用希儀計，思、田復定。

改右江柳慶參將，駐柳州。象州、武宣、融縣瑤反，討破之。謝病歸，頃之還故任。柳在萬山中，城外五里即賊巢，軍民至無地可田，而官軍素罷不任戰。又賊耳目遍官府，閨闥動靜無不知。希儀謂欲大破賊，非狼兵不可，請於制府。調那地狼兵二千來，戍兵稍振。乃求得與瑤通販易者數十人，持其罪而厚撫之，使诇賊。賊動靜，希儀亦無不知。希儀每出兵，雖肘腋親近不得聞。至期鳴號，則諸軍咸集。令一人挾旗引諸軍行，不測

所往。及駐軍設伏，賊必至，遇伏輒奔。官軍擊之，無不如誌。已，賊寇他所，官軍又先至。遠村僻聚，賊度官軍所不逮者，往寇之，官軍又未嘗不在，賊驚以為神。希儀得賊巢婦女畜產，果鄰巢者悉還之，惟取陰助賊者。諸瑤盡詟伏，無敢向賊。

希儀初至，令熟瑤得出入城中，無所禁。因厚賞其黠者，使為諜。後漸令瑤婦入見其妻，賚以酒食繒帛。其夫常以賊情告者，則陰厚之。諸瑤婦利賞，爭勸其夫輸賊情，或自入府言之。以故，賊益無所匿形。希儀每於風雨晦冥夜，偵賊所止宿，分遣人賚銃潛伏舍旁。中夜銃舉，賊大駭曰：「老沈來矣！」鹹挈妻子匍匐上山。兒啼女號，或寒凍觸厓石死，爭怨悔作賊非計。至曉下山，則寂無人聲。他巢亦然，眾愈益驚。潛遣人入城偵之，則希儀故居城中不出也。賊膽落，多易面為熟瑤。

韋扶諫者，馬平瑤魁也，累捕不得。有報扶諫逃鄰賊三層巢者，希儀潛率兵剿之，則又與三層賊往劫他所。希儀盡俘三層巢妻子歸，希儀俘賊妻子盡以畀狼兵，至是獨閉之空舍，飲食之。使熟瑤往語其夫曰：「得韋扶諫，還矣。」諸瑤聞，悉來謁希儀。今入室視之，妻子固無恙。乃共誘扶諫出巢，縛以獻，易妻子還。希儀剜扶諫目，支解之，懸諸城門。諸瑤服希儀威信，益不敢為盜。自是，柳城四旁數百里，無敢攘奪者。

希儀嘗上書於朝，言狼兵亦瑤、僮耳。瑤、僮所在為賊，而狼兵死不敢為非，非狼兵順，而瑤、僮逆也。狼兵隸土官，瑤、僮隸流官。土官令嚴足以制狼兵，流官勢輕不能制瑤、僮。若割瑤、僮分隸之旁近土官，土官世世富貴，不敢有他望。以國家之力制土官，以土官之力制瑤、僮，皆為狼兵，兩廣世世無患矣。時不能用。至十六年而有思恩岑金之變。

初，思恩土官岑浚既誅，改設流官，以其酋二人韋貴、徐五為土巡檢，分掌其兵各萬餘。夷民不樂漢法，凡數叛。鎮安有男子名金，自言浚子。鎮安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，出金而與之盟曰：「若小主也。」諸酋羅拜，擁金歸，聚兵五千，將攻城，復故地，遠近洶洶。浚誅時，其酋楊留者無所歸，率黨千餘人詣賓州，應募為打手。希儀在賓，留入言，欲往見小主人。希儀故患金，及聞留言，益大駭。因好謂留曰：「是岑浚第九子耶？我向征田州固聞之。」因自語：「岑氏其復乎？」欲以深動留，留果喜。已，召留密室，言：「予我重賂，即為金復官。」且出，復呼入曰：「韋貴、徐五今分將思恩兵，必讎金，善防之。」留益大信。金遂從五千人因留以見。門者奔告，請無納。希儀罵曰：「金，土官子，非賊，奈何不納？」引入，厚結之，又引以詣兵備副使，隨以計漸散其五千人。卒縛金，留亦自恨死，思恩復寧。已，從總督張經大破斷藤峽、弩灘賊，受賚歸。

希儀鎮柳、慶久，渠魁宿猾捕誅殆盡。先後搗巢，斬馘積五千餘級，未嘗悉奏功，故多不敘。十九年復謝病，柳人祀之山雲祠。旋起四川左參將，分守敘、滬及貴州迤西諸處。其冬，擢署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，鎮貴州。復謝病歸。塞上多警，召天下名將至京師，希儀在召中。希儀鎮柳、慶，每戰必先登，身數被創，陰雨輒痛劇，故數謝病。至京，亦以病辭。帝疑其規避，褫都督官，令赴部候用。翁萬達薦其才。會江、淮多盜，議設督捕總兵官，乃復希儀署都督僉事以往。

二十六年以為廣東副總兵。命自今將領至自川、廣、雲、貴者，毋推京營及西北邊，著為令。從總督張嶽大破賀縣賊倪仲亮等，予實授，仍賚銀幣。瓊州五指山熟黎素畏法，供徭賦，知州邵浚虐取之。其酋那燕遂結崖州、感恩、昌化諸黎為亂。總督歐陽必進議並萬州、陵水黎討之，分兵五道。希儀適病，最後至，謂必進曰：「萬州、陵水黎未有黨惡之實，奈何並誅，益樹敵？莫若止三道。」必進從之。希儀乃偕參將武鸞、俞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，斬那燕及其黨五千四百有奇，俘獲者五之一，招降三千七百人。捷聞，進都督同知，改貴州總兵官。復從嶽平銅仁叛苗龍許保、吳黑苗。又以病歸。倭寇海上，命督川、廣兵赴剿。無功，為周如鬥劾罷。

希儀為人坦率，居恒謔笑，洞見肺腑。及臨敵，應變出奇，人莫測。尤善撫士卒。常染危病，卒多自戕以禱於神。最後一人，至以箭穿其喉。其得士心如此。

石邦憲

石邦憲，字希尹，貴州清平衛人。嘉靖七年嗣世職為指揮使。累功，進署都指揮僉事，充銅仁參將。苗龍許保、吳黑苗叛，總督張嶽議征之，而賊陷印江、石阡，邦憲坐逮問。嶽以銅仁賊巢穴，而邦憲有謀勇，乃奏留之。邦憲遂與川、湖兵進貴州，破苗砦十有五。竄山箐者，搜戮殆盡。上功，邦憲第一。未及敘，而許保等突入思州，執知府李允簡以去。邦憲急邀，奪之歸。坐是停俸戴罪。賊既破思州，復糾余黨，與湖廣蠟爾山苗合，欲攻石阡。不克，還過省溪。千戶安大朝等邀之，斬獲大半，盡奪其輜重，賊不能軍。邦憲乃使使購老穀、老　　等執許保送軍門，而黑苗竄如故。復以計購烏朗土官田興邦等斬黑苗，賊盡平。遂進署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，代沈希儀鎮貴州。

臺黎砦苗關保倡亂，四川容山、廣西洪江諸苗應之。遠近騷然，撫剿莫能定。邦憲與湖廣兵分道討破之，傳檄十八砦，許執首惡贖罪。諸苗聽撫，設盟受約而還。

播州宣慰楊烈殺長官王酺，酺黨李保等治兵相攻且十年，總督馮嶽與邦憲討平之。真州苗盧阿項為亂，邦憲以兵七千編筏渡江，直抵磨子崖。策賊必夜襲，先設備。賊至，擊敗之。賊求援於播州吳鯤。諸將懼，邦憲曰：「水西宣慰安萬銓，播州所畏也。吾調水西兵攻烏江，聲楊烈縱鯤助逆罪，烈奚暇救人乎？」已，水西兵至。邦憲進逼其巢，乘風縱火，斬關而登，賊大奔潰，擒賊首父子，斬獲四百七十餘人。進署都督同知。

破地隆阡叛苗四砦，又破答千諸砦，擒其渠魁。地隆阡遺賊龍老三、龍得奎結龍停苗老夭、扳凳苗石章保等縱兵掠，執石耶洞土官妻冉氏以歸，攻梅平砦。官軍要擒老三。得奎走免，復與老夭等攻破平南營囤。邦憲偵冉氏在老夭所，陽議贖，而潛擊殺老夭。官軍遂入龍停砦，並執扳凳砦苗龍老內，令執獻章保。於是諸苗悉降。白洗、養鵝諸苗叛，討擒其魁，降百餘砦。

湖廣溆浦瑤沈亞當等為亂，總督石勇檄邦憲討之，生擒亞當，斬獲二百有奇。溆浦甫平，銅仁、都匀苗相煽叛。邦憲亟馳還，率守備安大朝進剿。先破彪山砦賊，乘勝略定諸砦。獲賊首龍老羅、王三等，余黨盡平。又與總督黃光升，修湖北墩臺、烽堠百十所，招降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砦。

播州容山副長官土舍韓甸與正長官土舍張問相攻，甸屢勝，遂糾生苗剽湖、貴境，垂二十年。問亦糾黨自助。邦憲討之，斬百餘人。問潛出，被獲。官軍乘勝入甸巢。會暮，大雨，迷失道。守備葉勛、百戶魏國相等陷伏中，死焉。邦憲奪圍出，還軍鎮遠。再征之，賊沿江守。邦憲佯與爭，而別自上流三十里編竹以渡。水陸並進，大破之。斬甸，容山平。進右都督。

尋與巡撫吳維嶽招降平州叛酋楊珂，剿平龍裏衛賊阿利等。當是時，水西宣慰安國亨恃眾跋扈，謁上官，辭色不善，輒鼓眾譁噪而出。邦憲召責之曰：「爾欲反耶？吾視爾釜中魚爾。爾兵孰與雲、貴、川、湖多？爾四十八酋長，吾鑄四十八印畀之。朝下令，夕滅爾矣。」國亨叩頭謝，為斂戢。隆慶元年剿平鎮遠苗。已，又破誅白泥土官楊贇及苗酋龍力水等。部內帖然。

邦憲生長黔土，熟苗情。善用兵，大小數十百戰，無不摧破。前後進秩者四，賚銀幣十有三。所得俸賜，悉以饗士，家無贏資。為總兵官十七年，威鎮蠻中。與四川何卿、廣西沈希儀並稱一時名將。明年卒官。贈左都督。

贊

贊曰：嗚呼，明至中葉，曷嘗無邊材哉！如馬永、梁震、周尚文、沈希儀之徒，出奇制勝，得士卒死力，雖古名將何以加焉？然功高賞薄，起蹶靡常。此無異故，其抗懷奮激，無以結歡在朝柄政重人，宜其齟齬不相入也。馬芳三代為將，父子兄弟先後殉國，偉矣哉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